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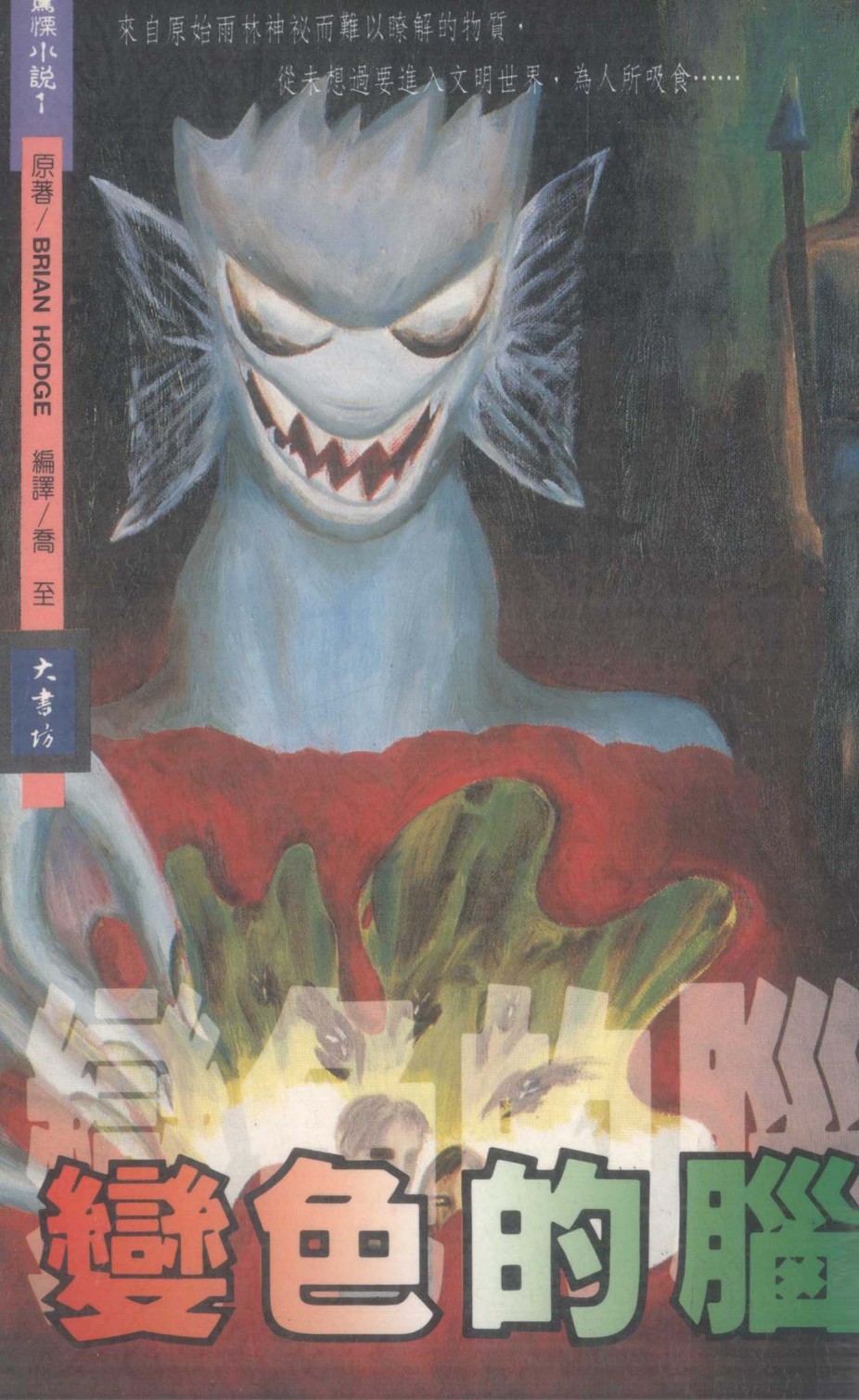
驚悚小說 1

原著／BRIAN HODGE
編譯／喬至

大書坊

來自原始雨林神祕而難以瞭解的物質，

從未想過要進入文明世界，為人所吸食……



變色的腦

變色的腦

原著 / BRIAN HODGE

編譯 / 喬 至

大書坊出版



NIGHTLIFE



**BRIAN
HODGE**

A DELL BOOK

驚悚小說系列

變色的腦

原著	Brian Hodge
編譯	喬至
發行人	林良蔚
出版者	大得書坊出版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地址	北市興隆路二段220巷53弄6號
電話	02-9350238
版權代理	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
總經銷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	02-9566521 傳真 / 02-9566503
印刷	泰安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價格	180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5119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81年11月初版

ISBN 957-711-004-5

NIGHTLIF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pyright © 1991 Brian Ho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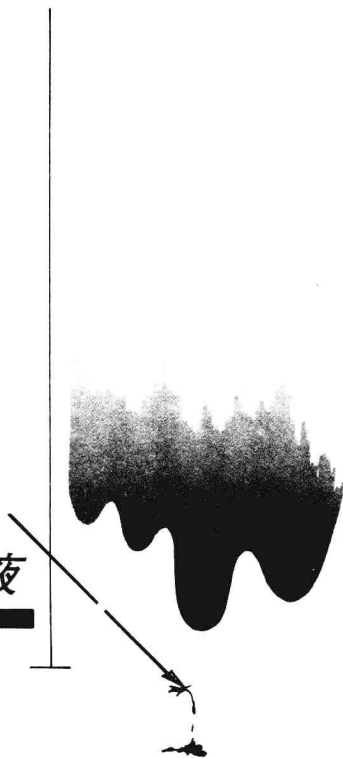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1 by IDFU Press Co. Taiwan, R.O.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 Far Eastern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部 暗 夜



第一章 襲擊

在叢林的暗影中，彷彿有千萬隻眼睛眨着。

西半球的黎明時分，旭日在千萬個城鎮升起。億萬人起身，睡眼惺忪地伸手扭開收音機、泡咖啡、拿早報，展開新的一天。除了大眾媒體包裝好的報導，這些人對世界所發生的事，一無所覺。

這些活在高科技社會的文明人，對委內瑞拉赤道叢林內同時在黎明時分醒來的人，也同樣全然無知。他們幾乎完全不曾聽過亞諾馬摩人，又稱「兇猛之族」。

安格斯芬尼根注視著棕膚武士們匍匐爬向圍繞著亞凱村的低短圍欄。這個約莫二十人的突擊隊，像正在捕食的貓族或是靜靜潛向獵物的黑豹般前進。他們帶著棕櫚木做的弓。弓的狹長，一如武士們的修長矯健。六呎長箭安裝了可替換的箭頭。此刻，出戰的箭尖已安上了——竹箭頭上塗滿了黏稠的黃褐色毒樹汁。

突襲武士群中，安格斯的出現倍顯突兀。他比族中最高的人還高了半個頭，身形碩碩，足足有六呎五吋。長而未梳理的頭髮配上多年前便已花白的鬚鬚，穿的雖然不是長袍，而是又舊又髒的卡其衣，看來仍像舊約聖經中，在烈日炙烤的無情沙

漠中已近瘋狂的先知。雖已六十開外，看來卻仍有四十多歲人的精神和力量。

蹲伏潛藏在茂密苔厥與矮樹叢中，安格斯透過幽暗的光線，掃視著村子。儘管微弱的陽光斜照著，層樹覆蓋下，叢林也不會明亮過。冷冽的黎明時分，只有迷濛的能見度，空氣中金剛鸚鵡和各類禽鳥的鳴叫，清亮幽遠地迴響，打破叢林的靜寂。

他們來得不算晚，哥倫比亞人還在村子裡，可能在此過了一夜。船尾帶有引擎的小艇，此刻正泊在村子主要入口附近那條溪流的泥岸邊。小溪在下游處和奧利諾科河匯合，順流而下，河水會把他們帶回建有臨時機場的文明地區。

悄然的，在安格斯察覺之前，馬波利突擊隊的首領，達莫瓦，已潛近他身邊了。達莫瓦和他的族人一樣，臉上、身上已塗滿了只有祭典和作戰時才用的黑顏料。

「敵人還在這兒嗎？」他用土語問。

安格斯點頭。

達莫瓦臉上的黑顏料一直塗到眼眶下方，黑線上方，那雙黑眼睛露出混雜着兇猛與恐懼的目光。

「他們帶了白人的槍嗎？」

安格斯低了低他髮鬚蓬散的頭，再緩緩地抬起。他的內心——亞諾馬摩人稱「布海」，也就是他們的內在自我，是冰涼的。這是他們悲傷的表示。

「是的。」他輕輕說道：「我想，他們會的。」

達莫瓦點了點頭說：「那麼，我們就得在他們把槍口指向我們之前，宰掉他們。」

事情做來要是像說的那樣容易就好了！達莫瓦像來時般悄悄離去之後，安格斯低頭禱告。

這一次，他用英文輕聲唸道：「敬愛的天父啊，死神今天早上就要降臨，我看不出有什麼法子可以躲避過。我求祢，如果祢要懲罰他們，請把一切的責罰加在我身上，饒恕他們吧！因為我才是造成了這一切的罪魁禍首。經由祢聖子的寶血，阿門。」

有些亞諾馬摩人早已信奉上帝了。至於這個上帝的稱呼，則稱第一個帶他們認識祂的傳教士的國籍而定。但在皈依上帝的同時，很多亞諾馬摩人仍不肯放棄他們世代代崇敬的神靈。不過，散佈在委內瑞拉叢林及巴西熱帶雨林內約一萬多的亞諾馬摩族，許多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基督教。

安格斯不只一次好奇地想著：曾有多少傳教士被亞諾馬摩族同化，接受這些土

著的宗教？他敢打賭，他是頭一個，也是唯一的。

安格斯舉起獵槍。是他要這些土人冒著生命危險來突襲敵人。因此，他絕不能袖手旁觀。這樣做使得安格斯在他們的眼中，和亞諾馬摩人更親近，更有人性了。

這群人的文化和安格斯認識的蘇格蘭——愛爾蘭天主教文化幾乎完全對立。基督教要人謙和、寬恕，如果左臉頰挨了一巴掌，還要把右臉頰迎上去。亞諾馬摩人堅信兇殘並報復一切的侵犯才是不二的生存之道。他們部族的村子都不大，通常只有七、八十人，最多也不過兩百五十人。

一個村莊如果人口太多，馬上就會變成一個大壓力鍋，族人整天爲了各種真實或想像的罪行而爭鬥仇殺。偷食物、使巫術、趁男人不在偷別人的老婆，都會引發一陣血腥。他們打妻子是表示在乎她，身上沒有疤痕的亞諾馬摩女人是不受人寵愛的妻子。女人不忠，丈夫可以割下她的耳朵以示懲罰。亞諾馬摩是個真正的男人世界。

他們的社會裡，幾乎每天下午，村中的男人都要用長約一碼的中空管子，裝入一種採自樹幹的奇特慘綠色粉末。大家蹲著，輪流深呼吸把這種叫「艾本」的粉吹進彼此的鼻孔內。艾本有迷幻作用，吸食的人在精神恍惚中能夠會見自己的守護神。經驗老到的巫師，有時甚至可以誘出守護神，長駐於胸中。

上帝的子民看了這些當然是嚇壞了。過去這幾十年來，他們想盡辦法要除去依附在這群不穿衣服異教徒身上的邪靈，好讓他們奔向西方文明的懷抱。西班牙人、美國人、福音教會、各種天主教派，傳播的教義雖然林林總總各有巧妙，帶來的結果卻沒兩樣：幾千年以來傳承不變的原始文化已逐漸被污染消蝕了。

安格斯芬尼根和馬波利村的亞諾馬摩族人共渡了十九個年頭。前十五年他費盡心血要鏟除他們的愚蠢神靈，最後四年全力彌補先前的過錯。

傳教士們善意的闖入，引進了新事物，如果骨牌效應註定要讓這個世上碩果僅存的舊石器文明讓二十世紀的新文化碾碎瓦解。

傳教士設立了傳教站，站邊添了臨時機場，小飛機帶來了外國人，連荷包鼓鼓的日本佬也前來一睹奇風異俗。土人們聽也沒聽過，更談不上有抵抗力的疫疾，就這樣傳進來了。一場麻疹流行下來，就要了不少人的命。連最偏僻的村落裡，西方的新玩意兒也正在慢慢摧毀老祖宗傳下來的生活方式。

最初，這些小買賣倒也無傷，只是些番刀、鋁鍋、鐵斧、小刀。後來，機動船隊帶來了衣服。最後，洋槍也進來了。

多少世紀以來，亞諾馬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近乎赤裸地漫遊。男人們只在下體圍條小布條，不叫生殖器擺盪。光裸的身子，從來引不起一絲慾念。傳教士來了之

後，裸體就被當成了勾起色慾的罪源。愈來愈多的印第安人覺得非得穿上些什麼，才會覺得舒坦。現在，穿上泳褲、裹纏腰布的人，要比光著屁股的人多得多了。連達莫瓦酋長也弄來一條米老鼠誕生五十週年的紀念短褲，他管它叫「那隻快樂的大老鼠」還洋洋得意，愛不釋手。

印第安人穿穿衣服倒也無傷，還帶點好笑，但洋槍可就完全不同了。亞諾馬摩人的戰場上出現槍的機會越來越大。原本他們就有四分之一的壯丁就死於爭鬥，他們實在不需要這種新武器競賽來加速滅種。

很多獵槍最早就是傳教士們帶來的。給這些印第安人手電筒和獵槍，再煽動他們的火氣，他們就永遠依賴電池和軍火販子了。傳教士之間還經常爲了誰可以優先帶這些東西到原本沒有這些文明的村落而爭吵不休。

安格斯了解暴力和巧詐早已是亞諾馬摩人生活的一部份了。這些行爲再壞，絕對比不上「虛偽」那樣可恨。亞諾馬摩族不懂虛偽，虛偽是學自外面的世界。

安格斯的心情交戰矛盾了好久。他對這些印第安人的了解，是那些傳教士一輩子也趕不上的。這些土人高貴、有智慧，到處散發真摯的親情。「他們是我們的同類，而不是那些傳教士眼中和動物同級的次人類。」

「好吧！就讓那些自稱無辜的人自以爲是吧。」四年前，安格斯決定脫離那些

傳教士。他想：我再也不要繼續摧毀這些土著的生活了。

不是他們不該信主。不管是原始叢林中的崇拜，還是市郊小教堂的講道，信仰都該是指引向幸福的道路。

但骨牌戲一旦發動，大勢再也無可挽回，改變是注定要發生的。最多，只能暫時阻撓一下而已。伊亞凱村和毒梟們的接觸、他們今天的突擊，都在印證這一切。安格斯還留有一個日曆，計算年月。現在是四月，雨季的末尾。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機了。在乾季，村落之間可以迅速地傳遞消息；雨季一旦來臨，村落間小道被淹沒成無法穿越的汪洋沼澤，一個個部族就會孤立起來。是哪些哥倫比亞人在五月到九月之間來，安格斯也不會知道，他更不會得知是哪些外國人來買伊亞凱村神奇粉末的事。「海庫拉」，新粉末的土語，他們的交易，已讓伊亞凱村成了最叫人畏懼的部落了。

突襲武士們嘴嚼綠色的煙草。馬波利村遠在三天的腳程外。帶來的芭蕉在路上已吃得差不多了，昨夜爲了安全也沒升火。他們就這麼半飢餓著，挨過了一個冰涼的夜。突襲總是像這樣的。

現在他們聽到說話聲了，越來越清楚。亞諾馬摩人的村子是由一個個相鄰的草屋圍成橢圓形，中間有個大廣場。村子周圍建有短木圍牆，中間的缺口供人出入，

入夜後缺口用灌木堵住防盜。

安格斯注視著，幾個伊亞凱村人走近搬走出入口的灌木。藏在矮樹叢中和陰暗處的突襲隊員靜如鬼魅，弓已上弦，神情中散發出期盼一戰的飢渴。即使是日常幹活兒，伊亞凱村人也刀弓不離身。十五呎外一個高大的男人走近幫忙，安格斯頓時全身緊繃。長頭髮的，這絕不是亞諾馬摩人。他們的族人，不分男女，頭髮都用剃刀草割得短短的。

是個哥倫比亞人，身上還背隻小衝鋒槍。達莫瓦管它叫大黃蜂槍，因為它快速射出雨點般的子彈時，和憤怒時傾巢出擊的「大黃蜂」真像。這些槍就是用「海庫拉」換來的寶貝，也是讓土人們繼續和哥倫比亞人合作的動機。如果傳教士可用軍火利誘，毒梟們玩起這種遊戲又有什麼困難？只管帶些武器彈藥，就可以做成買賣了。

十五分鐘後，同一個哥倫比亞人又帶來兩個同伴。屋內不可能有第四個了，因為他們的小船裝了貨後，是沒有足夠的空間塞下四個人。幾個伊亞凱人幫忙，把帆布袋扔進船內。「現在不動手就永遠沒機會了。」安格斯揮手下達了進擊的命令。

達莫瓦射出第一箭。一瞬間，二十多支跟進。一個哥倫比亞人最先踉蹌倒下。

達莫瓦的箭射穿了他的喉嚨。馬波利村人們齊聲吶喊進擊。

回答他們的，是黃蜂槍的咄噠聲。

安格斯從掩身處一躍而出。一聲迎戰的怒吼震天。接續這尾音的，是他手上散彈槍的射擊聲。第一波子彈射向另一個哥倫比亞人的腳，把他震得四腳朝天，摔入河岸的泥淖中。第二發散彈塞入槍膛，轟爛一個慌慌張張笨手笨腳想要拿機槍射他的土人。

林子內現在一片驚亂。婦人小孩尖叫，武士們奔出衝殺。箭雨往來，子彈打爛了馬波利武士遮蔽藏身的樹叢和枝葉。安格斯左手邊二十呎處，一個突擊者的身子叫機關槍打得幾乎斷成兩截。共有六挺機關槍在射擊；兩座在哥倫比亞人手中，剩下的由四個沒經驗的伊亞凱村人操作。

不管有沒有經驗，一旦對準了方向，死扣扳機，結果也就沒有多大的差別。碰上了，非死即傷。很快地，馬波利村人的傷亡，就快趕上伊亞凱人的。

一顆子彈朝安格斯飛來，他迅速伏下，子彈打入樹幹的同時，他解決了那個土著槍手。另一個馬波利武士，卡力巴瓦，也一箭幹掉了另一名射擊手。射在大腿上的箭是要不了人命的，但箭上的毒樹汁卻快速麻痺了他，俐落地執行了死刑。

掩體後的馬波利人前仆後繼地倒下。除了繼續向空中射出毒箭，也別無選擇了。只求箭能命中目標。不過，這可得靠些本能和好運氣了。受傷的哥倫比亞人躺

在地上開火掩護，他的長髮同胞和另一名土人匍伏前進，繼續把貨裝船。

第三名機槍手倒下後，一個馬波利武士再補上一箭後就快步衝向機槍。一陣彈雨迎面襲來，立時打得他腦袋開花。

另一個馬波利武士嘶喊著衝出，手中高舉番刀。安格斯目睹他閃電般的速度把一排排子彈甩在背後，直衝向倒在地上無助的槍手，一刀劈向他的臉。但不消片刻，一根削尖的七呎木棒飛來，刺穿了復仇勇士的胸膛。

劣勢下，唯一幫了馬波利人忙的是伊亞凱人不熟悉槍械的使用方法。長距離盲目的射擊浪費了大批彈藥。一旦彈匣空了，沒有新彈匣換的人四散匆忙逃命；有彈藥的又粗手笨腳地填裝。馬波利人是在這種僥倖情況下，才躲過了滅族的命運。

混亂中，伊亞凱人還是完成了裝貨。聽到船發動的聲音時，安格斯高聲咒罵，咬牙切齒。不顧彈林箭雨的危險，他第二次衝出，一支箭差點射穿他的鼻子。他朝小船發了兩槍，受傷的哥倫比亞人想朝安格斯開火，但一支飛箭插入了他的肚皮。

第三個哥倫比亞人逃入船中，發動引擎，加速駛離。安格斯萬分沮喪幾乎要哭出來了。除非現在有人一箭射倒那傢伙，否則就來不及了。但船離岸愈遠，希望也越加渺茫了。

一場屠殺頓時變得毫無意義。

安格斯環視他四周森林泥地上十四個還在滴血的死傷武士。想著下一刻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會倒下，他悲憤得簡直要把頭髮成團地扯下了。他恨這樣的慘敗，更恨他自己。是他把這些他想拯救的靈魂撕碎了。像他這樣的人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他的「布海」現在有如冰河般冷冷地切割著他的心。

他正要叫達莫瓦下令族人撤退時，突然所有的人都聽見了讓整個叢林震動、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吼。

村子內這來自地獄的怪吼，在這個乾季安格斯已聽到過兩次了，每次都祈禱永遠不要再聽到。但現在情況比以前更糟：他親眼目睹發出這咆哮聲的怪物現身。

那不是人，也不算是任何動物，更不是精靈鬼怪。它是三者的混合，但壞過三者最糟的模樣。

戰場上所有還活著的武士都在這聲怒吼中僵住了。樹林間剛才沒被槍聲嚇跑的鳥，現在卻成群在樹林內飛奔亂竄。叢林深處，猴群嚇得吱吱叫。

靠那身衣服，安格斯才認出它。不管現在它叫什麼，這東西從前是伊亞凱酋長。它現在身上搭著一套又臭又硬的大衣服。古老的工作衣沒扣，袖子朝上捲，棉褲拉鏈沒拉，開了個V字形大洞。他還曉得人要衣裝。是酋長的衣服沒錯。

但那張臉……他的臉……他整個頭。

一個馬波利人失聲尖叫著：「伊瓦！伊瓦！」

鱷魚。

胸膛以上，曾長的皮膚與肌肉全變成了褐黃青綠的肉瘤，一雙細長的眼睛在層層厚皮後閃動。頭上再也找不到一個像人鼻和人嘴的東西，整個頭蓋骨已經從上到下壓扁成一個長長的鼻和嘴，嘴內生了排排尖銳的利齒，隨時張口準備噬咬。

安格斯向所有的馬波利人大叫：「不要殺它！」其實他不必說，所有的人都懂。他們已經嚐過好大的苦頭了。

怪物曾長撥開幾個呆若木雞的武士，鎖定安格斯的聲音方向移動。金黃色的雙眼因找到獵物而發光。

本能叫安格斯快射殺它，但理智狂喊不可以。在伊瓦撲上的一瞬間，捨身救人的念頭閃過安格斯的腦海。也許他的死可以為其他的人爭取逃生的時間。

曾長欺身將安格斯撲倒在地之前，安格斯雙手把槍托插在怪物的兩額之間。幾排利齒咬住金屬，啃掉一大圈木頭。他呼吸這怪物吐出的氣息，整個人被它壓在下面，無情的利齒朝他的喉嚨啃下。

爪子。這個人的手已經變厚成了皮革般爬蟲類的足掌，指甲成了彎曲的爪子。這雙厚掌拍掉安格斯的槍，撕開安格斯的肩膀，骨頭都露出來了。鮮血立刻浸濕了

他身體下的泥地。

雙顎現在開始撕咬了，咬穿了槍……。

沒有一絲人性的黃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那張臉，除了地獄，世上不該存在這樣扭曲猙獰的面孔……。

實在沒有辦法掙扎了。就讓那張嘴盡情撕咬，快快結束這一切吧。一陣短暫的劇痛後，就可以換來永恆的遺忘和慈悲的解脫。

但他不能：求生的本能是很強烈的。即使爪子一把抓破他的臉頰，另一爪抓破他的胸口，再一爪穿過兩根肋骨間、刺穿了肺葉，他仍喘著大氣、噴出大口鮮血，喘著，咳著。

一團影子忽然衝上來。不，他們應該快逃命去……

一名叫艾瑞瓦利的馬波利勇士衝上來營救安格斯。他跳上會長的后背，硬生生地把他拉開，兩人一起滾到地上。幾個滾翻後，艾瑞瓦利被壓在下面，一手緊緊揪住會長腫大的喉嚨，一手死命地抓它的腹部。這個首領，這隻鱷魚，一翻猛掙又發出另一聲咆哮。

卡力巴瓦箭步衝到安格斯身邊，其他的武士掩護他。安格斯身上冒著大量鮮血，動彈不得，卻看著卡力巴瓦跪在掙扎的會長身邊，輕輕地按摩他的肚子。不理